



李欧梵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李欧梵 著

狐狸洞呓语

狐狸洞呓语

I267.1/27

出版社

李欧梵 著



狐狸洞吃语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狸洞呓语/李欧梵著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0. 9

ISBN 7 - 5382 - 5763 - 2

I. 狐… II. 李… III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1869 号

编辑策划	万象书坊
发行人	俞晓群
责任编辑	王之江 夏兰兰 胡大为
技术编辑	王 军
封面设计	吴光前
责任校对	李学勤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)
发 行	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1/2
字 数	201 千字 插页 4
印 数	1—3 000 册
定 价	18.00 元

小 序

陈子善先生为我近期的杂文编了一个集子,要我写一个小序。其实,我的序跋文章已经写了不少,再给自己写,实在提不起劲来,而且陈先生已经答应为我写一个后记,也许读者可以先看他的后记吧。

其实,读我的这本杂文集最好的方法,也是不分次序,随兴之所至,看到题目有趣的,读它一两篇,如能略有回味,则更好,否则可以作催眠剂,中饭后午睡前看最好。也许,这也是一种狐狸读法,这里闻闻,那里嗅嗅,就够了。

我的杂文漫无章法,但却是有感而发。甚至笔锋还常带点情感(借用梁启超的话),但绝非说教,也没有大道理或“大叙述”,这是我一贯的宗旨。

我的另一个宗旨是绝不客观,甚至还主观得厉害,把一个“自我”放进文中千锤百炼,然而仍然看不透人生,甚

至对人生越来越眷恋,看样子距离谢绝凡尘复归佛家色即是空的境界甚远,这一辈子是悟不得道了。

我酷爱音乐,陈先生也是同好,并为我的音乐文章编成另一个集子,算是姐妹篇,读者或可参照两书互读;也可把我的杂文和学术文章和小说作互读,将不难发现:我不少在学术上的看法或创作上的想法,都是先在杂文中首开其端的。我并愿在此声明,这些看法和想法,都没有“版权”,各位有心人士如觉其味尚佳的话,大可任意引用并继续发挥。

记得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说:他从西方借得火来是要烧自己的肉,如果味道尚佳的话,大家都可以嚼嚼,否则他就自食其肉。鲁迅以普罗米修斯自比,牺牲情结甚浓。我虽心慕鲁迅已久,但绝不愿意学他这种自我牺牲法,只不过觉得自己品尝了不少中西美点之后,想用杂文的形式过滤一下,献给各位知心朋友,作为饭后(或茶余)的“甜点”或消遣品,予愿已足。

一九九九.六.七于上海

目 录

小序

一

- 1 开场补白
——谈专栏之一
- 4 如逛商场
——谈专栏之二
- 6 香港副刊文化直追晚清民初
——谈专栏之三
- 8 离散意识
- 11 偷窥欲
- 14 德里达的呓语
- 17 香烟广告
- 19 三武士
- 21 文物保护
- 23 我恨洛杉矶

- 26 吃人不眨眼的大章鱼
- 29 荷里活之梦的幻灭
- 35 不是温文尔雅人住的地方
- 39 亡羊补牢
- 42 重游康桥小记之一
- 45 作别西天的云彩
——重游康桥小记之二
- 49 我的依荷华
- 53 也是情书之一
- 56 也是情书之二
- 59 醉翁之意不在肩
- 62 肢体治疗室中的对话
- 65 “后中年期”的危机
- 67 商场如住房：沙田小居随感
- 71 都市漫游者
- 74 着了魔
- 77 寻找香港人
- 80 找寻香港的书店和咖啡店
- 83 假想公文两件
- 二
- 86 “刺猬”与“狐狸”
- 90 赤裸裸与淡得令人“发乌”
- 96 世界文学的“今天”
——《今天》复刊五周年

- 99 乱马插科打诨成功
102 苍凉的启示
105 大江健三郎的演讲
109 捷克现代诗的“中国意境”
113 今天在布拉格——也算游记
119 课堂上的呓语
123 “有所悟有所不悟”
127 美国文化的呆相
130 纪念路易马卢

三

- 133 书的文化
140 从上海广告图片联想的二三事
147 二十年来的台湾报纸副刊
——从痠弦和高信疆说起
157 香港文化的“边缘性”初探
166 1997 后的香港：国际性大都会的臆想
170 香港：张爱玲笔下的“她者”
176 不了情：张爱玲和电影
192 两部香港电影
——戏仿与寓言
211 蔡明亮长镜头下的沉思
216 漫谈《泰坦尼克号》现象

四

- 223 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
- 239 《郁达夫抗战文录》序
- 243 《布拉格明信片》小序
- 247 刘再复的心灵自传
——《远游岁月——〈漂泊手记〉二集》序
- 250 重划《桑青与桃红》的地图
- 255 《午夜歌手》序
- 265 《从现代到当代》小序
- 270 《当代小说阅读笔记》序
- 273 《西潮的彼岸》前言
- 277 《西潮的彼岸》新版自序
- 282 《浪漫之余》自序
- 285 《中西文学的徊想》自序
- 288 《铁屋中的呐喊》序
- 295 《狐狸洞话语》前记兼解题
- 299 《狐狸洞书话》小序
- 302 《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》自序
- 305 《现代性的追求》序言
- 308 《上海摩登——都市文化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想象》序
- 316 为香港写一个爱情故事
——《范柳原忏悔录》小序

附录

320 从《狐狸洞话语》谈起

——答张灼祥问

326 编后记 陈子善

开场补白

——谈专栏之一

《狐狸洞书话》久不掷笔，这个不定期的专栏本应寿终正寝，狐狸洞主也可以成仙了。然而我毕竟还是恋栈尘世——特别是尘世间的一个小岛——香港，于是也就顾不得大限已近，仍要在洞口乱语一番，到必要时再作狐狸遁。既然算是新出笼的东西（也许半新半旧），还是改一个较“书话”更自由的题目——吃语。

既然这个专栏的始作俑者是一家香港的报纸——《信报》，我在铭感之余也理应为香港报纸的特色之一——“专栏”——说几句吃语。

我猜想某一阶层的香港人出门必买几份报纸，读报时必先读专栏，我住在香港的两个月期间也未能免俗，每天买到《信报》，则必找老友戴天的《乘游录》先睹为快，在他的星期天《一周大事》栏中发现有我的名字，就雀跃万分，好像金榜题名，私心甚喜。我想，也许香港

专栏的作用之一就是广交旧友新知，即使从未谋面的人，看久了恐怕也成了戴天——或任何其他专栏作家——的朋友。

这就使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——“专栏”的版面是公开的，但不少专栏作家往往涉及私事，或几个私人朋友间的琐事，譬如吃饭，这有什么好写？西方理论家或谓，报纸的作用是为“公”(public)的，专栏应作公共论坛；私事则经由私人通讯为之，或更可作日记，自我作乐或伤感可也，不必浪费报纸篇幅。

我以前亦作此想，到香港住了两个月，看了无数专栏之后，觉得此论差矣，至少在香港这个中国文化圈中站不住脚。

从“写实”的角度言之，香港的饮食文化极为发达，朋友见面不是饮茶就是吃饭，专栏为什么不可以反映日常生活的现实？我看吃饭不是不能写，而是怎样写。吃饭的餐馆也可作“公共空间”视之，它和十八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沙龙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而在餐馆中照样可以议论时政，两三杯酒下肚后，说得好不痛快，这是我在香港生活的乐趣之一——和朋友在饭局上高谈阔论，每天同一个仪式，从一顿饭吃到另一顿饭，乐此不疲。

只不过酒足饭饱之后，谈的内容有时却忘得一干二净。反映在专栏上往往是“某某友人在某处赐饭，小菜数盘，红酒其醇”云云，徒具形式，内容忘了写，或不愿写。其实——我知道——如果把戴天几个月来每周饭局上友辈们的谈话录音整理后，说不定可以出几本书，我建议戴

天开另一个专栏——“醉湖论艺”。

（原载香港《信报·书怀》1994年8月28日）

如逛商场

——谈专栏之二

读香港报纸的专栏犹如逛沙田的商场——非但货色琳琅满目，更有意思的是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；在商场中，有的年轻情人成双结对在此约会，有的携家带眷在此“郊游”，甚至更有孤家寡人来此散步遐思。在专栏中我也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的相约饮茶，有的闲话家常，也有的执笔作思想神游，从世界史说到拉康。当然更有商场中看不到的东西，冷嘲热讽式的匕首技枪，承鲁迅之风，但人物却是走马换将，从肥彭到白头鲁，兼及（鲁迅毫不知情的）肥彭家里的不落水的狗。当天发生的事，立刻见诸次日的报端专栏，如果你只是一个外地的过客，恐怕真搞不清香港人在作“乜嘢”？！

所以，我又觉得香港报纸的专栏是一连串日常生活的万花筒，内中看到的奇形怪状的大千世界，却是真实的，只不过经过文字过滤后，稍见作者心态的千奇百怪而

已。我真想每天见一位专栏作家,把酒论政(论饭亦未尝不可)之后,也可以窥测一下他们的心境。

据友人估计,香港各报纸的专栏数目加起来至少有五六百,我如果想见五六百个人,约需两年时间!但其实并没有这么多人,因为一个人可以写五六个专栏,每天从早到晚爬格子,而仍有充分时间出席午、晚两顿饭局,真是精力过人!我往往在晚饭过后浑身舒畅之余,无力提笔,所以写不出字来,看样子还是没有资格作专栏作家。

如果一天需写五六个专栏,如何写法?一位知名的老牌专栏作家对我说,倒不是没有时间或精力写,而是找不到那么多题目;有了题目就不愁写不出来。而题目从哪里找?所以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愈多,事件闹得愈大(譬如席扬事件),提供的专栏题目当然也就更多。除了香港之外,似乎大陆也是切身话题,台湾、新加坡、澳门虽只有一水之隔,反而不甚受重视。国外的声音就更少了,也许本门狐狸的一个洞还应设在美国,庶几填补一部分海外的空白。

(原载香港《信报·书怀》1994年9月4日)

香港副刊文化直追晚清民初

——谈专栏之三

我觉得香港的专栏虽多，内容也五花八门，但形式上除了字数上的限制外，似乎花样并不多，而绝大部分（包括本文）采用的是杂文形式。

杂文由来已久，现代杂文集大成的显然是鲁迅，而鲁迅在三十年代上海文坛写过无数篇杂文，大部分在报纸副刊刊登，特别是《申报》的副刊《自由谈》。所以，副刊和专栏以及杂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。

然而鲁迅在《自由谈》上发表的杂文，虽非篇篇精彩，但在文体上颇有惊人之处，有时候他故作文抄公，从报上引出大段新闻或他人的文章，从而讥之讽之；有时候又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捉迷藏，在文中被删去的地方故意用×××代之，变成文体上的一绝。然而就内容而言，除了政治和时事讽刺之外，实无可观之处，而讽刺的文笔又太过尖酸，处处作人身攻击，实无可取。

如果读者有兴趣翻阅《申报》，民初时期的《自由谈》版面，却更有可观，似乎也可以和香港报纸上的专栏相映成趣，但形式上却更有特色。当时还用文言，而且往往仿古，然而《自由谈》的几位作者却从中国传统的文体中开辟了几种“次文体”(Sub-genre)的栏目，譬如——新乐府、游戏文章、新小说等，和晚清杂志交相呼应，但在内容上更大胆，直接针砭时政。这些“次文体”，包括诗词歌赋，外加各种议论文体，可谓五花八门，可见当时写专栏的人在旧学上的根基，在“文章”上面确下过工夫，而从旧瓶装新酒的模式中试图建构公共舆论的新版图。

然而，自从白话文兴起后，文体上的变化反而较前退缩——小说挂帅，此外只有散文和新诗(所以鲁迅的杂文才显得那么突出)。各文体之间交错杂陈本应是副刊的特色，然而当时著名的副刊(如《晨报副刊》)在文体上远较早期的《申报》逊色，更没有固定的专栏，所以我认为，香港报纸的专栏可以直追晚清民初，至少应和五四以降的文体不尽相同，这当然是个人主观之见。

至于如何丰盛文体，在语言上发挥更多的潜能，则有待各位专栏作家在百忙之余的揣摩造化了。

(原载香港《信报·书怀》1994年10月9日)